

太牢

翟地的取得，使西伯侯姬昌邁向殷地朝歌更向前一步。沿著渭水上游的部族有燕京戎、翟。而程邑和周社離燕京戎百多里，一路上並無人煙。

程邑在姬旦的經營下略有規模了，每隔兩冬，西伯侯姬昌都要到周社去行禴禮，獨上祭壇，手持烏龜殼，對空喃喃自語一番，多年下來，也讓他誦念有模有樣。

過去西伯侯姬昌曾經詞以作歌，教西岐羌民唱唸，向著殷地朝歌發出戰音。

他聽說了，姬度曾經想以鼓聲教習西岐勇士聽音辨位，一起發出鼓譟，以取得翟，只是不得法，人人都不理會他。

姬度這種做法，西伯侯姬昌心裡是認同的，假以時日，應該可行。但是需要由他先做起，這樣一來，他其他的兒子們就不敢不遵行。

一旦西伯侯姬昌的世子們都做，羌人和其他戎族部民不敢不做。否則……，西伯侯姬昌得想個法子，一定要教這些部民一例遵循才行。

丁巳，西伯侯又要到周社行禴，這次，他要擴大行禴，他要祭壇下的眾人和他一起祝禱，他還是詞以作歌，讓大家一起唱，異口同聲的唱，用力地唱，直唱到地老天荒為止。

姬度終於有了出路，他原以為自己只能為他人作嫁，現在，西伯侯姬昌一聲令下，他又可以揚眉吐氣了！

姬度少時拜師也習藝多年，西歧羌民和畢，也就是周社的人都看他怪異，他的琴藝、歌藝雖好，可是一放到殷地朝歌去，根本顯不出來。

現在，西伯侯姬昌看見他的能耐了，這讓他很得意，絞盡腦汁，就是要唱好。

丁巳夏，周社一應準備停當，姬旦為了今夏的禴禮絞盡腦汁，日期一改再改，西伯侯姬昌下令，程邑、周社、翟，所有的西歧的羌民都要來參與盛典，他所有的兒子們也都要到，這讓姬旦頭疼死了。

西歧蒿宮裡的女人、小兒如果都來了，他用什麼款待所有人？那些女人都很不好對付，女勒和女醫景根本幫不上忙，她們只能袖手旁觀。

女醫景早早做了準備，她告訴女勒，夏季行禴禮，人多最怕生病，女人小孩多，又怕疾病到處傳染，她們也忙碌不堪，根本幫不了姬旦。

她們還是來了，都來了，程邑的行宮堪堪可以安置這些人，可是紛爭不斷。西伯侯姬昌年輕的妻子們撒嬌瞪怪，埋怨自己所分配的居室太小，太擠了。年長的，有頭有臉的妻子繃著一張臉，怪姬旦不尊重她們。

女蒲早已色衰愛弛，她也約束不了蒿宮放出來的這些姑娘，程邑的行宮亂哄哄，小兒到處亂跑。

西歧來的周人看見姬旦怪異的髮型，都掩嘴偷笑，小兒對他指指點點，還編了童謠唱來譏笑他，姬旦心裡有氣，可是也無可奈何。

那日小兒們見到姬旦又唱起來了，他們搖著屁股唱童謠：

大耶種米香，二耶挽韭菜，

三耶強強滾，四耶戴米粉。

五耶五隻鼓，六耶壞面腔、

七耶無人緣，八耶罵罵號，

九耶丟丟去，十的撞米鑼……

蒿宮的小兒把西伯侯姬昌依重的十個兒子都編進歌謠來唱，唱的人心煩意亂。

周社清晨，眾人聚集祭壇下，祭壇下除了人還有牛羊各一隻。

當姬鮮發現妹喜已沒來，芊芊也不可能來了，一怒之下，他又生割了牛舌和羊舌，殺戮和血腥引起了羌人和部民的恐懼。

姬旦急中生智，將失去舌頭的牛羊宰殺了，一時之間只能將牠們開膛剖腹，放血水取走內臟，整大隻連皮帶毛張開四肢，用木架支起來。

他說：「敬天要獻禮，全牛全羊為——太牢，用以祭祀上天……以顯誠意……。」

姬度將鑼鼓都帶來祭壇下，他和西伯侯姬昌排練多時，父子兩人一個在高台上，聽鑼鼓聲唱詞曲，一人在台下，敲鑼打鼓，分段落。

西伯侯姬昌還是一個人獨上祭壇。

這座祭壇是姬旦和散宜生築起的，比起姬度所築要寬廣多了。

1 太牢：一隻全牛，一隻全羊，一隻全豬為三牲全備，周朝以後，天子用於祭祀，非天子祭祀則用少牢，少了一隻牛，否則為僭越之舉。

西伯侯姬昌端嚴肅穆，一個人捧著烏龜殼，緩步上了祭壇。

鑼鼓一通，壓過眾人吵雜的聲音，西伯侯姬昌開口揚聲高唱：

「惟聖配天敷盛禮……」祭壇下一陣緊鑼密鼓。

「惟天為大闡洪名……」祭壇下又是一陣密密細細的小鼓點點。

「恭禋展敬光先德……」此時一通鑿鼓滾滾響動，扣人心弦。

「蘋藻申虔……表……志……誠。」大鑼一通，到此結束。

眾人都散了，西伯侯非常滿意，多年行禴，就屬這次最恢弘。祭壇下的西歧羌民和兒子們、姑娘們，人人仰望他，他站在祭壇上垂眼下視，真是眾望所歸啊！

西伯侯姬昌心滿意足，他要姬度將禴的曲調加入絲弦樂器，平時可以彈奏，祭祀時才用鑼鼓。

周師度孟津

姬度師出有名，他將鑼鼓擺在翟津附近，每十日招集翟地的男子，多則百人，少則數十人，要他們聽鼓聲同步前進，聽鑼聲退散，他天天在翟津的碼頭邊忙碌。

姬鮮有時亦來翟津觀看，人人都怕他，只要他一出現，勇士們就賣力演出，絕不苟且，這